

##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狐形象探析

赵雯雯,王洪车

(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连云港中医药分院 基础教学部,江苏 连云港 222007)

**[摘要]** 中国文学中的动物形象,以狐的形象最为丰富多彩。它们或机智狡猾,或魅惑祸人,或是灵异的神兽,或是潇洒多智的书生,或是美貌风趣的少女。在唐前,狐基本以一种祥瑞动物的形象出现。但这样的形象没能保持多久,狐的妖异性就超过了它的祥瑞性,并且狐的妖异性在六朝志怪中发展到顶峰。唐代狐文学发达,产生了更多精彩的狐形象,对后代狐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。清代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和《聊斋志异》堪称狐精故事和形象的一个总结。

**[关键词]** 狐;动物属性;祥瑞性;妖异性

**[中图分类号]** I206.2 **[文献标志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2095-7602(2017)09-0093-04

中国的先民无比崇拜和热爱自然,他们将自然中的神奇动物搬进自己的图腾和祭祀中,而伴随着原始巫术崇拜流传下来的便是各种各样奇异的怪物传说,《山海经》就是一部上古先民动物崇拜的集合。随着时光流逝,上古的怪兽们褪去了神秘的光环,消失在茫茫的典籍和传说中。而狐这种动物经久不衰,被人们津津乐道直到今天。狐的魅力如此之大,那它在中国文学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,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?

### 一、唐前文学作品中狐的形象

在唐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,狐的形象以其动物本体属性为主。这时的狐,主要以一种祥瑞动物的形象出现。狐作为祥瑞特征的观念在早期文献中比较常见,随着人们观念的发展,汉代以后文学中出现的狐形象逐渐复杂化。

#### 1. 狐的最初形象和自然属性有关

狐,俗称狐狸,属于食肉目犬科,是普遍分布于我国大陆的一种常见小动物。狐形体似犬而瘦,身体曲线优美,尾巴丰实漂亮,耳朵灵活,嗅觉灵敏,奔跑速度快。常穴居山林中,主要以鼠类、鸟类、昆虫类小型动物为食,昼伏夜出,十分警觉。

狐生性小心谨慎。晋朝郭缘生在《述征记》中讲述,冬天狐狸欲渡结冰河流时,常侧耳倾听,确认冰下无水声、冰面足够结实方行。根据狐狸的这种习性,人们必俟狐行乃敢渡。狐的这些自然属性,或多或少地反映到文学作品中,演绎出“满腹狐疑、狐疑不决、狼顾狐疑”等成语典故。

古人相传狐狸死时,头必朝向生前穴居的山丘上。这一自然习性,常常作为忠于故乡的象征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曰:“狐死正丘首,仁也。”<sup>[1]</sup>屈原在《楚辞·九章·哀郢》中用“鸟飞反故乡兮,狐死必首丘”<sup>[2]</sup>表明自己对祖国的赤诚忠贞和无比眷恋。

寓言故事中,狐象征着狡猾机智。《战国策·楚策一》中人们熟悉的“狐假虎威”故事,就显示出狐狸的这一特点。狐的机智狡猾又可以被夸张为拥有未卜先知的能力。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中写道:“夜篝火,狐鸣,呼曰:‘大楚兴,陈胜王。’”<sup>[3]</sup>陈胜要起义,需要借狐之口来告诉大家天命何在,可见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狐是能预知未来的先知。

**[收稿日期]** 2017-05-17

**[作者简介]** 赵雯雯(1983-),女,讲师,硕士,从事高职语文教育研究;王洪车(1974-),男,副教授,硕士,从事伦理学研究。

## 2. 狐被看成祥瑞的象征

古籍中关于狐的最早记载,可上溯至西周初年。《易经·解卦》有这样的卦辞:“九二,田获三狐,得黄矢,贞吉。”<sup>[4]</sup>可见先民时期,猎获狐狸是一种吉祥的征兆。

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云:“北海之内,有山名幽都之山,黑水出焉。其上有玄鸟、玄蛇、玄豹、玄虎、有大玄之山。有玄丘之民。”<sup>[5]</sup>可见玄狐和玄鸟等同属于吉祥的生物。

《吴越春秋》中所记《越王无余外传》更是显示出古代狐图腾崇拜的迹象。其辞曰:“禹三十未娶,恐时之暮,失其制度,乃辞云:‘吾姿也,必有应矣。’乃有九尾白狐,造于禹。禹曰:‘白者吾之服也。其九尾者,王者之证也。’涂山之歌曰:‘缤纷白狐,九尾庞庞’。我家嘉夷,来宾为王。成家成室,我造彼昌。天人之际,于兹则行。’明矣哉!禹因姿涂山氏,谓之女娇。”<sup>[6]</sup>这里出现的九尾狐成为有幸遇见她的大禹称王称霸的祥瑞之兆。大禹所娶的涂山女即神话中的九尾狐,无疑是涂山氏的图腾物。

兽类的生殖器临近尾部,兽类交配称为交尾。原始社会,人们认为生殖器是与生育最直接的联系。由此可以推断出这样一种说法:尾多则生殖器官多,生殖器官多则子女多。“缤纷白狐,九尾庞庞”中的“九尾”引申为“子孙繁衍”之意。袁柯注《山海经》中说九尾狐蓬松硕大的尾巴在人们面前摇摆,表现出的是求偶、求子之意。

不仅如此,白狐、九尾狐超脱个人祥瑞的征兆,它们的祥瑞意义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政治和历史影响,代表了一种属于统治阶级的象征物。白狐、九尾狐就像史书上更加常见的龙、麒麟和凤凰等一样,预示着太平盛世或者明主降临。汉纬书《春秋潜潭巴》云:“白狐至,国民利。”意思是出现白狐代表天下太平,自然是利国利民的征兆。晋郭璞《山海经图·九狐赞》云:“青丘奇兽,九尾之狐。有道祥见,出则衔书。作瑞于周,以应符。”<sup>[7]</sup>说明青丘出现九尾狐预示周朝的兴盛。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,白狐、九尾狐这样的祥瑞是上天对人生的君王贤明的肯定,是对政治清廉的赞扬。

## 3. 狐的形象逐渐妖怪化

狐在汉代正式被妖化。汉朝《说文解字》十篇上“犬部”曰:“狐,妖兽也,鬼所乘之。有三德,其色中和,前大后,死则丘首。”<sup>[8]</sup>可见,此时的人们对狐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。

汉朝人认为“物老为怪”,狐狸这种真实存在、不难遇见的动物比不上幻想中的龙、凤和麒麟,它的地位必然会走下神坛。虽然唐代依然奉行狐神崇拜,但已经逐渐不属于正神了,蜕变成一个妖神,只有最厉害的天狐还保持着神圣的地位正派风范。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,九尾天狐也终究走下神坛,同时因为它神威大,当它被妖精化后也就成为妖性最大的狐狸精了。

在早期的志怪中,狐就有这样的特征:“能变化为妇人”,“善蛊惑”,“能知千里外事”,“千岁即与天狐”<sup>[9]</sup>。六朝志怪故事中的狐怪故事重记事,较少注意人物形象的刻画。大部分采集自民间传说,缺乏思想意义,显得怪诞荒唐,依然处于一种文学的不自觉时期,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东晋干宝《搜神记》卷十张华伏狐故事。

张华是晋惠帝时的司空。在燕昭王的墓前,有一只年久成妖的花狐狸,变成书生模样去拜访张华,张华见其风流倜傥、举止高雅,于是和他讨论起文章。狐狸变的书生出口成章,讲了很多张华未闻之事,又通晓史书、诸子百家、老庄、诗经等,博古通今,把张华问的不能应对。在这里,作者也只是当个趣闻来说,并没有文人再加工的痕迹,是地道的记述。值得补充的是,那个去见张华的老狐,后来被张华用千年华表烧出原型,惹了一场杀身之祸。可见狐想和人类平等交流依然是件困难事,纵然修成人形,大家也拿它当怪物来看。当时的人们多把狐作为人的对立面来看待,人们坚信这种动物只会给人们带来祸患和灾难,狐也就成了在中国文学早期中所蕴涵的祥瑞特征。

## 二、唐及以后文学作品中狐的形象

从唐代开始,有些人认为狐是美好吉祥的动物,进行大量的神狐祭祀;另一些人认为狐是恶兽,进行大量的妖化。这两种矛盾的观念并存,对唐代以后文学作品中狐的形象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### 1. 祥瑞的狐

狐的祥瑞特征在唐传奇中进一步发展。一部分传奇故事打破旧套路,描述起人狐相恋的故事。

狐不论男女,都有世俗的人情,遵循当时的礼法习俗,故事情节婉转动人,使读者喜闻乐见。在这些故事中所看到的狐已不再是早先狡猾险恶的单调性格,它们像人类社会中人一样具有丰富多彩的性格。如《聊斋志异》中的经典之作沈既济的《任氏》中的狐女任氏,不仅打破了旧狐女形象所代表的害人精形象(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的琵琶女),还成为善良坚贞的狐女形象的鼻祖。故事中的任氏与郑六相爱,她不嫌郑六贫贱,“愿终己以事之”。郑六知为异物,也爱之专一。这种不以门第、财货为标准,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爱情,在当时封建社会下具有进步意义。而任氏对韦公子的那句谴责——“以有余之心,而夺人之不足乎”<sup>[10]</sup>,更是对封建地主阶级巧取豪夺的强烈批判。任氏反抗强暴,护卫专一爱情的行为,在视女子为玩物的封建社会无疑是巨大的进步。可以说,抛开狐的身份不看,任氏完全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自尊自爱、勤劳智慧的平民女性形象。

这些美丽的狐故事经过发展,到了清代,凝聚成了一部有重大文学意义的故事集,这就是《聊斋志异》。《聊斋志异》500余篇作品之中,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有150余篇,其中狐女故事约占三分之一,狐精故事74篇,狐与人相恋的故事34篇。蒲松龄将狐的形象彻底带进了世俗生活和寻常人家之中,具有人一样真实情感的狐实际上成为了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的代表。狐的形象发展至此,已由“人化的狐”变为“狐化的人”,即成为具有人的一些特点的人物。

蒲松龄笔下狐的形象,尤以狐女形象出众。如《娇娜》中的娇娜与孔生的深厚友谊,完全超脱了世俗的男女之情,使得作者也感叹道:“吾于孔生,不羨其得艳妻,而羨其得腻友也。”<sup>[11]</sup>又如《狐谐》中的狐女具有机智幽默的奇才和诙谐幽默的性格,在封建礼教吃人的压抑社会,这种有着现代男女交往气息的故事极其罕见。

不论什么时代的作品,爱情都是永恒的主题,《聊斋志异》也不例外。作品中人与狐的爱情往往打破封建礼教的传统束缚,不受时间、地点、身份、财产、父母的限制,呈现出了早期民主自由和男女平等的特点。我们看到了大家闺秀的青凤,如山花般自由天真的婴宁,聪慧顽皮、深谋远虑的小翠,坚贞不屈、敢于抗争的鸦头——这些狐女的形象其实是现实社会中勇敢追求个人幸福的女子的缩影,这些脍炙人口的狐女正是有现实作基础,才会变得五彩缤纷、引人入胜。

程朱理学在清代的抬头使得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受到压制,但是这种思潮一旦发生,就不会被轻易消灭。当小说以具有现实社会意义的女性为主人公时,社会舆论就不可避免地以现实的伦理来要求她们,而以鬼狐一类为女性形象时,社会舆论才无法对她们作出什么约束,作者才能更完整地表达想法,更自由地抒发情感。《聊斋志异》中狐女们把现实女性所向往追求的自由、平等、爱情统统演绎出来,狐身上寄托的是人的感情,行的是人的愿望,这样的狐形象怎能不丰满、不深刻,怎能不让人手不释卷三百年呢!

## 2. 妖化的狐

唐代的狐文化十分发达,张鷟的《朝野僉载·狐神》载:“唐初以来,百姓多事狐神……当时有谚曰:‘无狐魅不成村。’”<sup>[12]</sup>可见唐代狐精传说风靡一时。在唐传奇中,一些篇目继承六朝志怪笔法,继续将狐作为妖怪来描写。《广异记》可谓集唐代狐精故事之大成,其中相当多的篇目是六朝志怪体,但是对话增多,情节加重,普遍注意人物形象的描写,比六朝志怪更进一步。

唐后的狐怪故事,零散的见于各种笔记小说,大多不成系统。直接秉承六朝志怪遗风的集大成者,将狐怪故事系统的介绍给人们的,便是清朝纪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

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题材以民间异闻为主,同时涉及边疆风情、奇山异水、文章诗词等,笔记内容包罗万象。笔记全书1200多则篇章中,谈论狐鬼的篇章有500则左右。从这一方面而言,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可谓一部描绘狐鬼故事的小说集。笔记向我们展现了狐世界的系统结构和框架,例如在《如是我闻》卷四中一篇故事,采用人和狐一问一答的写作方法,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有禁令赏罚、推崇儒家、不喜释道的狐的王国。狐的生活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,例如不懂事的幼狐会恶作剧骚扰邻居,识文断字的狐喜欢吟诗做赋,聚族而居的狐有婚丧嫁娶、人情往来。

表面上看这些狐很像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同类,通人情明世故,但所承载的作者写作目的和感情还是有区别的。纪昀并非全身心地进行审美创作,他的创作过程中融入了过多的理性和功利性。他借狐鬼故事宣扬当时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,教育读者惩恶扬善,维护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。如《槐西杂志二》中记载这样一则狐